

回南潮

■ 黄康生

一觉醒来，罗掌柜发现墙壁是湿漉漉的，地板是湿漉漉的，被褥是湿漉漉的，空气也是湿漉漉的，随手抓一把仿佛就能拧出水来。

窗外弥漫着一团闷气。浓稠的雾气浸湿了大街小巷，浸湿了亭台楼阁，浸湿了花草树木，鸟儿在树梢间跳跃，抖毛，似乎要用全身的力气尽快抖落身上的露水。

“‘渣南’‘杀’来了，赶紧关死门窗。”罗掌柜隐约听见一阵喊叫声，他循声搜寻，发现声音是从隔壁老王家传来的。老王常年患有类风湿病和慢性支气管炎，每逢“回南天”，他就咳嗽个不停，感觉要把肺咳出来……

“回南天，‘渣南’；回南天，‘渣南’……”罗掌柜用力关上门窗，锁起来，再加一条链子。然而，让她意想不到的，“渣南”早已从门缝转缝里钻进来，屋里屋外全是“渣南”的魅影。

渣南奈若何？此时，湿气已从墙壁上冒出来，从地底下钻出来，从镜子渗进来。墙面、地面、镜面，楼梯、楼道，楼板都在冒水，到处湿漉漉、黏糊糊的。

墙上的水珠如黄豆般大小，密密麻麻的，罗掌柜用抹布擦来擦去，但怎么擦都擦不干。衣服也是晒了又晒，但怎么晒也晒不干。

客厅的地板已开始渗水，变得潮湿起来。泰迪狗走起路来跟踉跄跄，像喝醉酒的样子。波斯猫的脚底仿佛抹了油，走路一瘸一拐的，不断滑摔倒，摔到怀疑人生。

鱼缸里的鱼儿已从池底浮上水面，嘴巴一张一闭的，有时还发出“叭哒、叭哒”的声响。

潮湿的南风吹越越烈，电视机机顶盒越来越潮。罗掌柜一按遥控器，电视机即发出咿咿嘶嘶的放电声，电视画面及图像均模糊不清。

镜子，本来是用来照人的，可“渣南”一来，镜子直接变成了水雾镜。罗掌柜凑近镜子一照，哎呀，脸上的表情比哭还难看。

罗掌柜赶紧搬来凳子，擦拭镜子里的水雾。然而，水雾还没擦干，天就下起了阴雨，淅淅沥沥的。

阴雨密密斜斜地飘在空中，犹如一张细细密密的网，笼罩着大地。从远处看，那阴雨好像下在窗外，又好像下在窗内，把罗掌柜的心浇了个透。

罗掌柜出生在南方边陲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自小命运多舛，出生还没过百日，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孩子多，全靠母亲一人支撑。罗掌柜从小就学会喂猪、养鸡、放羊。后来她只身赴鹏城闯荡，并在潮湿的天空下打拼，结果打出了一个商业神话。

可命运刚给了罗掌柜一点糖，又马上给了她当头一棒。在一次旅行中，她意外坠落山崖。后来，她又被奸人诬告陷害，险些丢了性命……

风雨无常，冷暖未可知。此时，阴雨依旧下个不停，下得路人稀。罗掌柜用手托腮，出神望着窗外：“这飘洒的雨，是天国的泪水吗？”

正午时分，阴雨越下越大，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哗啦啦地落下，溅起一层白蒙蒙的雨雾。

雨雾交织，能见度急速转差。远处什么树呀，树呀，花呀，车呀，人呀统统看不见，似乎一切都在雾里，一切都在梦中。

望着窗外白茫茫的雨雾，罗掌柜心中升起一种似有似无的迷茫感。

“回南天气雨如麻，雾压江南十万家”。雨雾还未散去，回南天又趁机杀个“回马枪”。

在雨雾和回南天的“双面夹击”之下，罗掌柜家中秒变水帘洞，天花板的水滴答滴答地往下流……

木地板受潮后迅速变形开裂起拱，罗掌柜赶紧用拖布拖地，但越拖越湿。

“空窗湿气渍残笺，湿气添寒酤酒夜。”掌灯时分，窗外还是嘈杂一片，吵得罗掌柜心烦意乱。

有人说，回南天就是南方人的噩梦，让人无处躲，无处藏。罗掌柜和许多南方人一样，每年春夏之交，都会被回南天的“湿魔法”反复蹂躏折磨。

“南方的回南天，北方的倒春寒。”与北方的倒春寒相比，南方的回南天除了冷，还有湿。

在罗掌柜的印象中，今年的“回南天”似乎来得更早更猛一些，空气湿度也一路“狂飙”。

“千寒易除，一湿难去”，罗掌柜打开手机，点击实时温湿度计，发现空气湿度高达99%。

罗掌柜倒吸了一口气：“呼吸一次，顶喝八杯水呢！”

在湿气的笼罩下，墙壁、地板、家什及物品不是发霉就是发芽。

一转身，罗掌柜就发现墙壁上，凹槽边，马桶旁以及一些旮旯拐角处全都长出霉斑。桌脚、床脚、柜角甚至长出细密的绿色霉菌。

堆在厨房一角的橙子已发霉腐烂，表皮长满了“绿毛”；大蒜、甘薯也趁“湿”蹿出长长的“绿芽”。

罗掌柜一遍遍地擦拭这些霉菌，可擦来擦去都擦不干，擦拭后的第二天，霉菌又生发出来，一坨接一坨。看着这些散发出霉菌孢子的霉垢，罗掌柜的心情也跟着“发霉”。

湿气裹着霉菌，四处飘散。不知是吸入湿气或是吸入霉菌，罗掌柜突感胸闷气促，吞咽困难。后经医生诊断为“气管炎”。

过了三十六个时辰，雨非但没有停，反而越下越大。麻雀躲在屋檐下，唧唧地叫着，显得十分落寞。

“哗啦啦”的雨无情地打进雀巢上，雨水直唰唰从巢檐泻下。此时，家里的墙壁、地板、窗台，就连光滑的衣柜上全冒出返潮的水珠。

砧板、铁锅、瓷碗、石盆，甚至是衣架、书架、窗帘架都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霉菌。很快，那一丝丝霉变的味道，便从床上，从褥内，从鞋边，从身体每一个毛孔里渗透出来。

发霉的霉菌野蛮地生，疯狂地长，不消一盏茶功夫，便爬满墙头墙尾。

墙头上的霉菌密密麻麻，大面积连成一片，散发出难闻刺鼻的味道。

罗掌柜先用牙刷擦拭霉菌，再用棉布蘸上适量酒精刷洗墙体，但奇怪的是，无论怎么擦，霉菌都消除不掉。

“回南天，满窗泪”罗掌柜用流泪眼望着发霉的墙。

“谁能用爱烘干 我这颗潮湿的心 给我一声问候一点温情……”罗掌柜赶紧点燃香薰蜡烛，然后用发霉的嗓子唱起《潮湿的心》。歌声随风飘过大海，飘过河流，飘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走读李祖村

■ 罗伟莲

一条村如何做到共同富裕，呈现一幅乡村振兴的“富春山居图”？在甲辰龙年暮春时节，我们紧跟习近平总书记的步伐，从粤西出发，带着诗和远方，在微雨中，走进位于浙江义乌西北部的理想村落李祖村。

李祖村背靠青山，风景优美。距离义乌市中心仅8.5公里，是汽车文化小镇所在地。我们的小车沿着彩虹村道平稳驶入，在村口广场停好车，“舌尖上的李祖村”宣传标语赫然入目。品尝过方嫂特色美食，从古老的纯木头制作的牌坊“疏影”进入，去寻访李祖村历史悠久的十三幢老房子。

这间老房子是“李氏梨膏糖”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在地，止咳又化痰，传统梨膏糖。老房子是古老的徽派建筑，层叠竖排的灰瓦面颇有历史厚重感。各种包装的梨膏糖摆放在门前两个有历史沉淀的木箱子上面，成为最好的宣传点缀。“德润堂”墙绘与老房子互为衬托，宁静中更添一份村民与游客之间的消费信任。店铺里摆放着更多品种的梨膏糖供游客选购，我对购买梨膏糖的兴趣不大，反而被眼前的燕归园所吸引。

循声而去，一群燕子叽叽喳喳，绕着马头墙翻飞，似在欢迎我们的到来。老房子屋檐下时不时停下它们欢乐的身影。白色墙绘上也飞翔着一只只栩栩如生的燕子，真假燕难分辨。衔泥燕子争归舍，好一幅风景如画的江南燕归图。“李祖有戏，婺必有你”，在燕归园前方的一个小舞台上，一场戏正在筹备上演。这场戏因是在露天，也恰逢在微雨中，在慢时光中要耐心等待。而在戏台右边被命名为“沙漠的染坊”的一间老房子，大大的蓝底白色“染”字，还有挂在门前蓝色彩影绘染布，一下子就把我游走的思绪拉了回来，脚步不由自主，踏进这间神秘的染坊。

染坊是一名叫沙漠的90后女大学生所创，李祖是她向往的乡村。她从大理旅居归来后，带着神秘又古老的蓝染技艺走进李祖村，开展研学活动，开发文艺产品，在乡村这片天地，展现艺术“女子力”。我没有见到这位神秘的女孩，眼前是自由敞开式的四开间老房子染坊，天井回廊处挂着一层层长染布，还有扎染课堂上摆设着的各种物件艺术品，我均为统一蓝白色调。大小不一的扎染兔子和小龙，让人爱不释手。游人可以随手捧起

扎染的艺术品拍照。在前“兔”无量红色标记的篮子边，我拿起一只已扎染好的小兔子闻了闻，好一股舒适诱人的药香味，旁边的明码标价和收款二维码清晰可见，忍不住就用手机扫了40元买下这只可爱的小兔子，并挂在胸前留下美好心情的一刻。

李祖村的村民是不是都姓李呢，我带着疑问，沿着铺满鹅卵石的小路继续往前走，一直走进老厅“经畚堂”。“厅前绿水映古樟，村后双岩立劲松”，经畚堂前一副对联概括了李祖村的自然风貌。古色古香、木质结构的经畚堂翻修后保留原貌，重现李氏祖先的辉煌。据村里的导游说，李祖村在800年前由李氏居住，到了嘉庆年间有方氏也在村里居住下来，从而形成多姓融合，开放、包容的李祖村现有333户706人，方姓人家也不少。

同为徽派马头墙建筑的李祖村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互为一体。高低起伏的马头墙，如万马奔腾，彰显李祖村古今之辉煌。在党群服务中心，我们既可品读到李祖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又可观摩到李祖村今之发展蝶变，各种上墙荣誉奖牌就是最好的见证。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当一回新农人直播带货，也是创新创业的最好体验。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赚到钱，李祖村不仅给年轻人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更是带动了村民们走向共同富裕，这里是浙江“千万工程”显著成效的一个缩影，更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家园。

观今宜鉴古，在李祖村，新老房子交相辉映，德胜古韵，田园乡梦。我们沿着“日新”木头牌坊走出来，一排排新建的房子庭院宽阔，绿树成荫，花香满园。透过护栏篱笆，一朵朵盛放的月季花如碗口般大，层层叠叠的花瓣，微雨下尽显花姿妩媚。生机勃勃的花草树木成为李祖村生态宜居的美丽点缀。

把脚步放慢一点，把心灵栖息在慢时光里，喝一杯咖啡，看上一场戏，或学一回扎染，然后在“爷爷家的土窑鸡”饭店吃上一顿性价比高的丰盛午餐，真是无比的惬意和满足。“爷爷家的土窑鸡味道真好！”当一大盘色泽金黄的土窑鸡端上桌来，我们瞬间吃完，连骨头也不放过。这舌尖上的碰撞，唯有在李祖村方能领略到。

正是这次母亲的提醒，让回去后的张松东把生养孩子这件事提上了日程，有意同媳妇多亲近，可媳妇还是一直没能怀上。怎知“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张松东和售楼小姐小秦仅两三次，小秦就怀上了，于是张松东花了一大笔钱，让小秦生下一个胖小子，刚满月就抱回家，骗媳妇说是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张松东后来还同老婆儿子回过良农村，让父母高兴得不拢嘴——这是后话。

当天夜里，张松东住在小时候的房间，想起儿时很多事情，几乎一夜没睡。天一亮，司机就来了。张松东从包里取出五千块钱，硬塞到母亲手里，就上车匆匆赶回江南市。

到了市区，司机问张松东：“老板，是回江景项目部吗？”张松东答：“不回！到市委大院八号楼，团市委办公室。”张松东早就想好，李秀芹已疯了，天天好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这个位置得换人，此人选非团市委城乡部部长陈小雅莫属。他这趟是找老同学李沁要人去陈的。

张松东能否将陈小雅从团市委挖角到自己的公司呢？请看第十九章。

旺同竹道，乡村的记忆与新意

■ 郑国雄

走进旺同十里竹道，顺流而下或是逆流而上，都让我捡拾到久违的乡村记忆。

旺同的竹，是我童年时熟悉的丹竹，细细的叶，疏疏的节，每一株都清新挺拔，遗世独立，呈现通透的美感。它们一大丛一大丛地绵延在绿道两旁，蔚为壮观。它们宁折不屈的躯干写着刚直和清高，握手言欢的枝叶在繁茂中透着独有的清趣。

风雨桥下，河水奔流而来又奔流而去，时序未入夏，河水清幽且湍急，它像一个步履匆匆的行者，一路走来，饱览一路的风光。我想邀它停下来歇歇脚，却留不住它匆忙的脚步——毕竟，河流有河流的使命（河水从高城水库出发，流向鉴江）。不像我们，慕名而来只是单纯的休闲观光。

桥上坐着几个大爷大妈，他们亲切地招呼我们坐下来歇一歇，这份友好和热情让人难以抗拒。他们淳朴，如眼前天然生长的丹竹；他们落落大方、谈笑风生，如眼前匠心打造的竹道风光。我说出由衷的赞美，他们说着内心的满足。

竹荫下顺流漫步，迎面走着一位拄着拐杖的大爷，他腿脚明显有些不便，但言语十分清晰，远远地便跟我们打了招呼，走近又主动地指给我们看他的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山坡上几户人家外墙统一的风格，一样的颜色。老人告诉我们：路旁的屋舍外墙是政府资助统一装修的。我感叹：旺同村，因为政府的扶持而更美丽；旺同人，让文明自由地在言语中开花，新农村带给我们新的感受，真好！

旺同桥多。在一座可通车的桥头，河边伫立着我童年时熟悉的伙伴——一棵桑树，一棵恰逢果期的桑树！绿色、红色、紫色、黑色的桑葚缀在枝叶间，绿的纤瘦，黑的饱满。是的，目测这是传统的品种，向我发出亲切的诱惑。我伸出贪婪的手摘下几枚，紫色的略带酸涩，黑色的酸甜可口，果真是童年的味道！而我的村前，那道清浅的小溪早已干涸，溪边喂养过我的童年的那棵桑树也不复存在。

我多喜欢这些天然孕育的乡村物种，久违的味道仿佛把我带回久远的记忆之乡。当我还陶醉在桑葚带给我

的惊喜和满足中，假蒟油亮的嫩叶已撞入我的视野，带着久违的特殊香气在向我叫唤。这种可做菜又可入药的草本植物，当它从我的村庄消失，每一次在别人的村庄偶遇，都让我倍加珍惜，采一把嫩叶，如同撷一段旧日的时光，温暖一串模糊的回忆。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衣衣。”在竹径栈道上漫步，竹林的清幽是心灵宁静的港湾。“独坐幽篁里”，当所有的喧嚣与杂念离我远去，此刻的静谧和安逸是否可以永恒？

竹林绿道有尽，约五公里。时间却是永恒。眼前淙淙的流水告诉我：时间的河不曾停歇，也永不停歇。

竹林青翠。竹道边上木制的小亭子供行人诗意地歇息，秋千路、平衡桥、荡板船、梅花桩等游乐设施给人们带来别样的趣味。竹外樱花几朵，紫薇几树，风铃迎人，桃花含笑，文化广场宣传栏的墨香，山上果林老树上嫁接的新品种……这一切，都是旺同村在时间的河里焕发的新意。

这一切，都叫我心生欢喜。

也红

■ 阿 明

草吃了一点。随后，张松东把两老安排到附近招待所住下。等这些事情全都安顿好，张松东便走了。

返回市区的路上，张松东忽然想起前几天收到父亲来信，还没回复，目睹今天的情形，心里不禁生出一股很久没有过的思亲之情。于是，他临时决定，让司机送他到老家过一夜，两个男员工随车回市区，司机第二天上午再来接他。

江南精神病医院距张松东老家不到五华里，仅一刻钟，他便回到了儿时生活的良张村。良张村有五百多户人家，清一色姓张，历史上出了许多名人雅士。村中祠堂敬奉着西汉开国功臣张良，据村里长老说是汉末时由于董卓兵乱，张良后人带领族人南迁来到江南定居，后代为纪念这位祖先就起村名为“良张村”。

张松东在村口下了车。虽夜幕降临，但今晚月亮高照，他能清楚地看到儿时熟悉的瓢状鱼塘，还有三棵数百年的大榕树，像三个巨型的将军日夜把守着村口。张松东小时候就过继给姑妈做养子，被接到山阳县城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自那时离开良张村后，这么多年张松东仅回来过几次，家里的情况也基本是从父亲寄来的书信中得知。

张松东经过几户人家门口，村民们都用陌生的目光打量着他。由于心情不大好，张松东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寒暄，径直往家的方向走去。他走的这条村巷宽约两米，脚下山石铺成的路，由于年代久远，已有斑驳的痕迹。他家呈长方形的院子，院子边上还上了七八平米猪圈。院子后建有两排老房子，前排中间开了条通道，后排则连着三间房。

小时候，张松东住在前排的西边那间，爷爷奶奶和父母住在后排。前几年爷爷奶奶相继过世了。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弟高中没毕业就创业，承包江岭鸡场，怎知去年发鸡瘟，赔了十多万。二弟今

第十八章

上章说到张松东在新半岛酒店接到李秀芹时，发觉她已精神失常了。他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范文喜你这个畜生！”同时又想知昨晚范文喜到底是怎么折磨她的，便唤李秀芹：“秀芹，秀芹，振作点！你先告诉我昨晚怎么了？”

陷入恐惧的李秀芹不断推搡，试图挣脱张东搀扶的手，嘴里念念有词：“我要回家，告诉我妈，有人打我！别碰我，我怕……”任凭张松东怎么询问，李秀芹都是说这几句话。无奈之下，张松东把李秀芹接回到“景观花园”项目部，安置在办公室休息。怎知李秀芹状态愈发癫狂，不仅将办公室里的物品摔打得满地都是，连两个被叫来照顾她的销售部小姐，也被她推打得鼻青脸肿。办公室里一直响起她声嘶力竭的哭喊：“我要回家！告诉我妈，有人打我！”

张松东虽然心情坏到了极点，但依然保持冷静。他决定送李秀芹到医院治疗，便打电话到山阳县城一中，找到李秀芹的父亲，告知李秀芹生病了，请他和夫人一起来江南市看护照料。接着叫上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员工强力将李秀芹带上车，自己亲自陪着来到市医院。

经医生诊断，李秀芹因遭遇暴力侵犯患上应激障碍，伴随状态恶化出现了恐惧症、躁狂症和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建议马上转入专业的精神病院治疗。随即，张松东送李秀芹到了江南市郊的精神病医院。又经一番强力检查，李秀芹被折腾得不成样子，再不复往日靓丽可人的模样。医生给李秀芹打了氯丙嗪镇静剂，暂时安置在观察室，待李秀芹父母后来，再办理入院。

看着昏睡中的李秀芹，张松东百感交集。他又想到和尚为他解签时说过的八字谶言：“桃花朵朵，命犯佳人。”他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一个“佳人”的脸：风情万种的徐艳芬、青春洋溢的陈小雅，差点到手的韩小倩……还有许多逢场作戏、一夜风流的艳遇。张松东想，李秀芹有此厄运也是她命中注定的——这般自我开脱后，他心里的那点愧疚也就消散了。

小说连载 08

傍晚时分，李秀芹父母才转辗找到精神病医院来。在病房走廊上，张松东上前握住李秀芹父亲的手：“李老师，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秀芹。”同时，脸上露出半真半假的痛苦神色。

李秀芹父亲是山阳县一中语文老师，母亲是化学老师。虽然仅五十岁出头，但都满头白发。两老一直把李秀芹视为掌上明珠，李秀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南市财政局，更以李秀芹为荣。一早接到张松东电话，两老感觉如晴天霹雳，一路跌跌撞撞赶来市区，午饭也没有顾得上吃。眼下，看到躺在病房里的女儿，他们也差要点“疯”了。

两位老人奔至病床两侧，分别握着李秀芹的左右手，顿时老泪纵横，不停泣声呼喚着“芹儿”。大概爹子连心，在他们的声声叫喚下，李秀芹过了不一会儿就睁眼醒来。她像看见陌生人一样瞪大了眼，用力抽回自己的双手，猛地屈膝坐起身，紧抱着被子往床头墙边缩去，带着惊恐的声音问：“你们是谁？我在哪里？我要见我妈！”

看到宝贝女儿此刻竟连眼前的父母都不认识了，秀芹妈哭出了声音：“芹儿！我不认识妈啊！”“不！我妈会保护我，不会让坏人打我，你们不是！”一顿大喊后，李秀芹从病床跳到地上，赤脚就要往病房门口冲去。张松东早已让随行的两位男员工守在门口，二人及时将她拦下。闻声而来的医生、护士动作熟练地把她架回到病床上，又给她打了一针氯丙嗪。李秀芹父亲痛心不已，一把拉过张松东，厉色问到底是谁让他女儿变成这样的。张松东当然不会如实相告，只推脱说不知道。

这时，医生走过来向两老解释了李秀芹的病情，他们听后更伤心无措，只能先给李秀芹办理入院治疗，接下来每天到医院探视一次。在等待医院办理手续时，张松东叫司机弄来几盒快餐面，同两老一起草